

光影之约

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报道



“一带一路”电影周呈现“拉美风情”

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“一带一路”电影周启动仪式日前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申迪文化中心举行。电影周将举办影片展映、圆桌论坛、“光影带路”工作坊等活动，深度和广度兼备。2024年“一带一路”电影周的18部展映片中，来自墨西哥、巴西、哥伦比亚、智利的4部影片，以各自独特的电影美学和叙事风格，将属于拉美土地上的动人故事带到中国观众眼前。与此呼应的是，今年新增的“拉美风情”嘉年华将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比斯特购物村举办，是浦东新区“商旅文体展”融合发展的又一生动案例。（电影节供图）

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·电影项目创投昨启动

导演陆川：鼓励新人作品直面当下

■本报记者 王筱丽

“看新人的作品，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对当下的表达，对时代的呈现。”知名导演陆川表示。昨天上午，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·电影项目创投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帷幕。怀揣着梦想的青年电影人，期待借此舞台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关注。三位年度推荐人陆川、梁琳、姚晨分别从导演、制作人、演员的身份出发，作出专业和诚实的判断。本届电影项目创投主题丰富、题材多元。孵化其中的优质之作，并挖掘有才华的华语电影新人，正是电影项目创投举办16届以来始终坚持的初衷。以昨天率先登场的“青年导演项目”中的作品为例，既有关注社会热点的都市电影《要是有一天，记得来看看我》《孕孕日》，想象力充沛的科幻片《记忆共振》，亦有带着强烈地域色彩的《鸭子丘》《三岔口》等。导演邢立鹏、制片人刘磊带来《要是有一天，记得来看看我》，这部聚焦独居老人的故事获得了三位推荐人“相当成熟”的一致评价。虽然讲述的是死亡与告别，《要是有一天，记得来看看我》独辟蹊径，选取了“公路喜剧”这一形式，以豁达的态度解答人生课题。但在精巧的剧本结构之中，陆川提出，其中的“零件”仍有可打磨之处，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值得进一步探索。不为喜剧而喜剧，不为类型而类型。在昨天的交流中，陆川多次提醒后辈导演，在个人初期的头两部作品里，应当尽可能地打开视野，忠于创作，不以市场为唯一导向，“把作品放到电影史的角度，来考虑它是不是一部好作品”。对于陆川来说，走进《红雀》的故事是一次快乐的体验。川渝地区的方言和鲜明的人物个性，让作品自带清新之风，但作为“写了一堆剧本的过来人”，他也发现了青年编剧的“失重感”，“抖包袱不能包袱没底，里面的功夫不小”。创投训练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阶梯型

新人孵化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，于2017年设立，2019年全面升级，将关注重点从项目落到新人个体，针对性地帮助电影新人进入行业，为其完成自己的第一、第二部长片作品提供支持。昨天，上届创投训练营第二阶段的两个“最佳训练营项目”《孕孕日》和《鸭子丘》的主创也来到现场。《孕孕日》的故事设定在医院，以一位想成为妈妈的女孩和一位失去女儿的医生之间的冲突，意图与观众讨论生育观。在陆川看来，《孕孕日》选择了几乎“完美”的电影主题和发生空间，他提示创作者不妨从纪录片中提取能量，从而夯实人物，因为“丰富犀利的生活常常击败创作”。家乡、土地和民俗，是《鸭子丘》的创作关键词。这部充满诗意与灵性的作者电影令姚晨相当惊喜，“这是本次创投中少有的、对人物内心进行真正刻画的剧本”。“等你们的故事做好了，女主角可以考虑一下我。”听完《记忆共振》剧组的陈述，

姚晨向主创毛遂自荐。该作以“记忆改变技术”为引，开启一段围绕科学家夫妇的悬疑旅程。陆川将制作科幻片称为“险途”，他建议，这部由国外编剧执笔的作品如果想要在国内“落地”，便要在剧情上真正地与中国社会实现对接。中小体量的科幻片在国内并不多见，《记忆共振》目前2000万元的预算令梁琳有些惊讶。“如果我们做成的话，那便是在切一块全新的蛋糕。”制作人李潇远兴奋地表示。上海国际电影节·电影项目创投从2007年起，迄今见证了98个项目进入制作，其中有72部影片参与国内外各大电影节展，53部进入A类国际电影节参赛、参展，68部实现院线上映。电影项目创投致力于沟通产业资源，扶持华语新锐影人，促进中外合作，已逐渐构成了创作中项目、国际合作项目、青年导演项目、制作中项目四个子单元，针对项目的不同阶段，提供孵化、融资和推介等对接服务。6月19日，电影项目创投四个官方荣誉将正式揭晓。

■片场·视线

1920年代前半叶艺术成就最高的德国电影之一亮相“午夜惊奇”单元

《蜡人馆》里一场梦的戏剧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1924年的德国电影《蜡人馆》出现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“午夜惊奇”单元，确实是惊奇的。保罗·莱尼执导的《蜡人馆》晚于《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》四年，通常认为他受后者启发，事实上，《蜡人馆》的拍摄启动于1920年，和《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》几乎同时，但《蜡人馆》先后遭遇剧本著作权官司和拍摄资金断链，到1923年才正式开拍。从1920年到影片上映时的1924年，《蜡人馆》作为大众娱乐场所流行，这部影片的出现，开创一种新的电影类型“蜡人馆恐怖片”，泛指像变成活人的灵异奇幻题材，后来诸如“博物馆奇妙夜”这类的全家欢冒险类电影，可以看作是“蜡人馆恐怖片”的变异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电影业，受困于经济萧条，电影拍摄为了节省预算，多在摄影棚里使用类似舞台布景的景片，布景绘制风格受到同时期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，以简洁线条和大面积色块把立体空间处理成平面装饰画的效果。镜头下，强烈明暗对比的摄影棚灯光，搭配夸张变形的背景图，渲染着发疯发狂的社会情境中，人物不稳定的、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。从1910年代底到1920年代初的短暂几年里，涌现的一批类似美学风格的德国电影被定义为“表现主义电影”。保罗·莱尼不喜欢这个标签，他是德国戏剧大师马克斯·莱因哈特的学生，从布景师转行成导演，他认为任何电影都不该被限定在一种“风格”的框架内，他借用作曲家瓦格纳对歌剧的定义来想象电影，即，这是一门综合的、包罗万象的、整体的艺术。即便如此，包括电影史家洛特·艾斯纳、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·克拉考尔在内的知名德国学者，仍在各种著述中界定保罗·莱尼导演的《蜡人馆》是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最后的辉煌。《蜡人馆》被学界公认是1920年代前半叶艺术成就最高的德国电影之一，但它的讨论度远远低于同时期的《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》《诺斯费拉图》《泥人哥连》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过早成为“残片”。《蜡人馆》在公映后不久，它的底片毁于火灾，电影最后部分25分钟的胶片被烧毁，举世无存，所以目前能看到的这部电影结构是失衡的，它的第三部分只保留修复了5分钟左右。《蜡人馆》由三段短故事组成了长片容量的集腋成裘，这在早期电影里是常见形式，格里菲斯的《党同伐异》和弗里兹·朗的《三生石》这些旷世名作都是同样结构。《蜡人馆》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的三段故事之间的次序和逻辑并不是固定的，它更像本活页的故事会。现在观众能看到的《蜡人馆》由“偷情的哈里发”“沙皇的新娘”和“开膛手杰克”三个部分组成。影片的框架是一个穷困的年轻作家受聘于游乐场新开张的蜡人馆，以蜡人馆们为主角，杜撰一些招徕游客的奇谭故事。“偷情的哈里发”是谈谐的喜剧，肥胖的哈里发沾花惹草，趁着巴格达的夜色乔装成平民去猎艳，贫穷面包师的美貌妻子嫌贫爱富，面包师受了妻子刺激，铤而走险去偷哈里发的戒指，他误以为自己失手砍死沉睡中的哈里发，惊慌落魄地逃回家中，殊不知真正的哈里发和他妻子整晚调情，为了躲避返家的他而藏身在面包炉。这是一段热闹的风俗剧，人人怀鬼胎，也恰是在道德混沌暧昧的地带，人性的喜剧格外精彩。之后“沙皇的新娘”叙事基调立刻从明媚的喜闹剧转向阴郁的正剧，它复刻了俄罗斯同名诗剧和科萨科夫同名歌剧的部分内容，伊凡雷帝的威权毁灭了相爱的年轻人，尽管皇帝最后疯了死了，但无辜的人们也没得善终。仅残留了五分钟“开膛手杰克”虽然短暂，却仿佛从前一段暗夜沉沉的悲剧跌落到更为晦暗莫测的梦境，一对恋人奔逃在伦敦的夜色中，最终没能逃过开膛手杰克的猎杀。这段很短的残片被视为电影史上罕见的异彩斑斓的段落，尽管它是黑白的，导演以当时有限的特效技术，再造了多个情境叠化、不受理性约束的、随潜意识流动变形的梦的世界。这个顺序的三个故事形成了“喜剧—悲剧—噩梦苏醒”的情理逻辑线，诱使观众经历不断深入的沉浸式体验，情感的螺丝被越拧越紧，在理智的弦行将断裂时如释重负。但这个顺序不是导演最初构想的。片中男主角初入蜡人馆，看到四个蜡人，除了哈里发、伊凡雷帝和开膛手杰克，还有18世纪哥特文学中大名鼎鼎的“科西嘉侠盗罗纳尔多·罗纳尔迪”，以他为主角

的小说《强盗上尉》一度在欧洲家喻户晓，是当时的畅销书，作者克里斯蒂安·奥古斯都·沃尔皮乌斯现在少有人知晓，其实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歌德的大舅哥。保罗·莱尼定稿的剧本里，四段故事里主角身份的正邪属性是滑动的——面对伊凡雷帝的皇权，男主角是无辜的、纯良的完美受害者，在这个故事里，善恶二元对立是清晰的；夜伦敦的噩梦里，男主被开膛手杰克刺杀，但他醒来时发现妻子的匕首是他自己手里的笔，他和杰克实则如一枚硬币的两面；和哈里发斗智斗勇时，哈里发不是刻板的反派，善妒又懦弱的男主角也实在谈不上正派；没有拍出来的“科西嘉侠盗罗纳尔多·罗纳尔迪”是最有挑战性的，男主角在自己的故事里，不是和活过来的“蜡人”对立的一方，他就是世俗眼中无法无天的强盗，他把自己代入了恶徒，自我塑造成反英雄。可惜影片拍摄超支，没钱拍最后一段，导演把拍完的前三段制作完成。首映的顺序是“沙皇的新娘”“开膛手杰克”和“偷情的哈里发”，当年的观众对悲剧向喜剧的扭转感到错愕，首轮票房不佳，于是导演调整三个故事的顺序，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。在电影的技术和特效都显得过度发达的当下，《蜡人馆》这部看起来并不恐怖的早期恐怖片，仍能接二连三地给观众制造着“拍案惊奇”，斑斓的背景是惊奇的，绚烂诡异的“脑内小剧场”是惊奇的，以及最惊奇的是这些蜡做的偶像鲜活地撕开了历史的平行宇宙，一切缘于作者手握的笔——早在1924年，就产生了这样一部电影，用超现实的奇幻风格拆解着电影幻术的秘密。

■本报记者 卫中

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，多部中国电影史经典之作“焕新”重现，其中沪语新配版《乌鸦与麻雀》以电影语言展现了上海城市血脉中的文化底蕴。诞生于1949年，影片以其独特的海派风情和深刻的时代内涵，为新一代观众所喜爱。“声音是情绪的刻刀，灵魂的笔触。”近日，作为《乌鸦与麻雀》配音版主创团队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、演员张芝华、脱口秀演员于夫等做客金爵会客厅，就配音制作过程进行交流分享。这部影片将以全新的沪语配音版本登陆大银幕，也让经典穿越时空，在上影节焕发新的时代生机。

沪语新配版再现历史老时光，擦亮城市的鲜红底色

《乌鸦与麻雀》以解放前夕的上海为背景，通过描绘一群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，真实生动地反映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，深刻了解解放前夕国统区的混乱、黑暗，以及光明即将到来的社会面貌。今年恰逢上海解放75周年，经典作品的重新表达，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，也是对时代精神的现代诠释。沪语配音版《乌鸦与麻雀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，让观众重新审视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小人物，体会他们的生活、梦想和挣扎。

影片中75年前的沪语的一些词汇、发声方式已经让不少主创们感受到“陌生”，因而更加让他们感受到传承与发扬沪语的责任感。石川提到，制作沪语配音版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想向中小学生推广上海的方言。老演员张芝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也曾在银幕荧屏上多次诠释上海人的角色。她在配音中感受到，几十年来上海方言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，倾听角色人物的对话，仿佛是在重温父母一辈过去的时光：“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我妈妈那个年代说出来的上海话。”正是这样的互动，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想要振兴上海方言的力量。

掏空自己，与角色人物共呼吸

《乌鸦与麻雀》沪语配音版由主创团队精心打磨，力求做到贴近原著，真实自然。石川提到沪语配音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尊重原著和演员：“表演的情绪要由演员掌控，节奏情绪上的呼吸要跟演员的呼吸对上。”配音过程中，导演组悉心引导，配音演员反复练习，以求还原地道的沪语腔调，同时也保留原作的精神内核。

诠释一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品，演员在配音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。沪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方言，对非上海籍的演员具有一定难度。演员于夫从小说的是北京话，他坦言在配音过程中直观地感受到了两种语言体系的差异。为此，他在剧组其他老师的指导下花费大量时间练习沪语的发音和语调，只为更好地理解诠释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。“印象最深的一场嚎啕大哭的戏，在一遍又一遍的试戏后进入了那种失去一切后心碎碎跳的情绪，与老前辈角色的呼吸对上。”张芝华虽然是上海人，但也面临新的挑战：影片角色性格各异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和情感状态，如何将老前辈的演绎原汁原味地还原？她提到，为了尊重原著表达，剧组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排练、磨合，她手上拿到182段配词，其中不乏语言节奏非常快、情感表达非常激烈的。为此她提前录下影片，对照相应的配词反复观看，只为将自己的声线与剧中演员的完美贴合。

据悉，《乌鸦与麻雀》沪语配音版将在本届上影节首映，该片还将在下半年上海的相应影展中放映。